毛委员指引我出安源

■丁秋生

星火燎原 撷英 16

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安源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在风起云涌的罢工斗争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先后多次到安源组织工人团体，维护工人利益，向工人传播革命真理，为工人指明光明大道，引导工人在党的教育影响下觉悟起来。1930年9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来到安源，其间召开了军队干部和安源地方党组织干部的联席会议，对安源工作作出指示；出席安源群众欢迎大会，号召工人、农民参加红军。本文记述了毛泽东亲临安源宣传革命理想，发动工人群众，征召新战士的鲜活场景，描写了作者瞒着亲人毅然报名参军、满怀对未来美好憧憬走上革命道路的心路历程，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投身民族革命运动的伟大创举。

一九一三年，我出生在湖南湘乡县莲花桥一个穷人的家庭。听母亲讲，我还没有出世，父亲就外出谋生，从此下落不明。七八岁时我跟着母亲、哥哥和嫂嫂逃荒到了安源。母亲给人当用人。哥哥先在安源三合桥车站当搬运工，后来到炼焦厂做工，一九二六年参加了北伐军，从此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了。我自己则跟着一帮小孩子到处拾煤渣，还不满十一岁，就到贾家冲一个姓贾的煤厂做小工；十三岁时我进了安源煤矿六方井当了童工。

当时，我们一起拾煤渣的小伙伴，大的十五六岁，小的十二三岁，大多数都当了童工。童工的劳动条件、劳动强度和生活，是非常苦的，童工的活主要是下矿拖煤。我们凭着瘦弱的身体，在直不起腰、抬不起头的巷道里，借着暗淡的小煤油灯光爬行。遇到上坡时，脚尖蹬着梯道，手扒在地上，拖着沉重的煤箕，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爬；下坡时，用头顶着、用双手撑着煤箕，脚蹬着梯道，脸朝地，背朝天，一步一步地向后退着走。有的时候稍不留心，身上、腿上就被煤块砸得青一块、紫一块。为了完成定额，我们每天至少要干十二小时以上的活，累得头昏脑涨、腰酸背痛。我们住的是几十个人一间的工房，睡的是五层床，人多房小，挤得喘不过气来，一到夏天，臭虫、蚊子咬得人整夜都睡不着。吃的是发霉的糙米饭和不见油的辣椒煮白菜根，每天半饥半饱。至于穿的就更可怜了，破破烂烂，补丁加补丁，一到冬天，冻得哆哆嗦嗦的。当时做工，最使人担心的是安全没有保障。资本家只顾赚钱，不顾工人的死活，安全设备极差，冒顶、透水、瓦斯爆炸等事故经常发生。我当童工时就亲眼看到过六方井发生的一次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工友们的家人不顾一切地朝井口拥去，挤得人山人海，母亲哭着儿子，妻子呼喊着丈夫，孩子跟着大人大哭大叫，人们挤来挤去地寻找自己的亲人。事故过后，资本家又是怎么处理呢？对死者发寥寥几个钱，就算是打发了。对失去劳动力的伤残者，则一脚踢出矿外，这些人从此流落街头。我还听一些老工人讲，民国六年，也就是一九一七年，东平巷也发生过瓦斯爆炸，引起了大火，资本家只顾救井，不管工人的死活，竟残忍地下令封井，以致许多工人在井下被活活烧死、闷死。第二年拆开封口时，就发现了近百具尸骨。

那时的旧中国，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不聊生。我们不懂得关于阶级的道理，不懂得资本家是在剥削工人，童工们在一起，劳动之后总是埋怨自己天生命苦。当时在矿上流传着几句顺口溜：“背拖煤箕重沉沉，饥寒交迫牛马身；茫茫煤海苦无边，童工日夜盼天晴。”

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同志先后多次到安源，向工人们传播革命真理，为工人们指明了光明大道，组织了工人自己的团体——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使许许多多受苦受难的“炭古佬”，在共产党的教育影响下一天天觉悟起来。当时，我虽然不是俱乐部的会员，也没有参加过夜校活动，但是，我们党领导的路矿工人俱乐部的许多活动，许多为了维护工人利益而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的传闻，在像我这样的童工幼小的心灵里影响是很深的。当时尽管我们年幼无知，但我们知道工人俱乐部是我们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人俱乐部好！

一九三〇年农历八月初，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来到安源，“毛委员到了安源！”“毛委员要向工人们讲话了！”消息很快传遍了安源路矿的井上井下，街头巷尾，工人们奔走相告，翘首以待。记得那是很热的一天下午，几千工人聚集在路矿工人俱乐部门前的广场上，用木板搭起的台子上，摆着几张方桌、几条长凳，台子的两边挂着两幅长长的红布，听人说上面写的是“打倒资本家，工人求解放”“砸烂旧制度，建立苏维埃”。几个人走上台子，在场的人们顿时情绪沸腾了，纷纷站起来，有的摇动着三角形纸旗，有的呼口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会，第一次见到毛委员。为了看清这一切，我和几个小伙伴爬上了紧靠台子一侧的柳树上，把所有的场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么多的人聚会，那么热烈的场面，特别是毛委员讲话时洪钟般的声调和不时挥动着手臂的身姿，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当时，尽管我不识字，但是毛委员讲话通俗易懂，句句说到了我的心坎儿上。记得毛委员讲，工人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是命苦吗？不是！根子是穷人身上压着三座大山。所以工人、农民要解放，就要团结起来，拿起枪杆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推翻旧制度，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由工人农民来当家做主人。是啊，多少年来我们许多工友总是想不明白的问题，让毛委员的几句话，一下子就给捅破了、点明了。毛委员向工人们讲了许多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后，号召工人、农民参加工农红军。正是听了毛委员的讲话和号召，我和一千多名安源路矿的工人弟兄一起，报名参加了工农红军。

工友们报名参军的情景是十分热烈感人的。记得毛委员动员后，红军各部队在俱乐部广场上设立了许多“扩红点”，每个点都挤满了踊跃报名参军的工人和附近乡村来的农友们。有父子俩、兄弟俩同时报名的，有光脚赤身的小伢子缠着红军干部要求批准他们参军的，还有小妹子因为没有被批准而在一旁哭泣的。红军干部则和蔼可亲地和大家交谈着，详细地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当红军，打白狗子，谋解放，求翻身，几乎是路矿工人的共同心愿。在这股参军热潮中，我也在红三军团三师特务连的报名点报了名。一位姓高的干部询问了我的年龄、籍贯、职业和家庭情况，边问边上下打量着我，然后他才表示欢迎，接着把我们十几个人带到火车站附近的一间房子里。连党代表说了欢迎我们的话，向我们介绍了部队的情况，最后告诉我们，部队还要在这里驻几天，我们可以利用关系动员更多的人参加红军，还嘱咐我们回家要做好亲属的工作，再三强调参加红军要自觉自愿。

我满怀喜悦地回家对母亲讲了。母亲担心我年小体弱，想到我走后家境更困难，所以，说什么也不同意我走。当我表示坚决要参军时，她哭得十分痛心，并随即把我反锁在屋里。这真把我急死了，我知道要说服她老人家同意是不可能的。于是我瞒骗母亲说，我听你的话，我不去当红军了，这样才稳住了母亲的心。第二天我照常去矿上做工，其实我的心早就飞到了红军队伍里了。在那个短短的几天里，真是度日如年地难熬啊！就这样又过了几天，部队的同志通知了我出发的时间和集中的地点。那一天，我以上工为名，默默地告别了母亲，告别了安源路矿，提前赶到集合地点，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很显然，如果没有党在安源路矿的影响，没有毛委员的谆谆教诲，我哪有今天啊！

参加红军后，那种挣脱了资本家、工头的霸道，那种解放感、光荣感和责任感，特别是从安源出发到宜春，我们当上红军后第一次行军时那种互相帮助、亲密无间、倾吐着对未来美好憧憬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到了宜春，我们参加了打土豪的斗争。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形象生动的阶级教育，也正是这次打土豪斗争胜利后，姓任的党代表代表党支部给了我六块银圆，并亲切地告诉我，要我托安源来的人捎回去给我母亲，以暂时解决家里的一些困难。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了，但是，红军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如此关心战士、熟悉战士的家庭情况，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还注意解决实际困难的做法，至今我回忆起来印象还是很深的。

安源是我度过少年时代的第二故乡，是我开始接触社会的地方，也是我参加工农红军的出发地。每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当年前后几批从安源参加红军的四五千人，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战争，绝大多数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与我同时参军一起分配在红三军团三师特务连四排的三十几位安源工人兄弟，据我所知，我是唯一的幸存者。因为那时我们互相叫小名，江西籍的叫什么“大股子”“小股子”，湖南籍的叫什么“二伢子”“三伢子”，所以，他们的真名实姓我都记不清了，但这些曾是工友和战友的阶级兄弟一直让人深深地怀念，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丁秋生 出生于1913年，湖南湘乡人。文中身份为红3军团第3师特务连4排战士。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海军北海舰队政治委员，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5年逝世。

梅花品格（中国画） 苏高宇 作

暖暖炊烟

■高 群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我从小就生活在炊烟缭绕的乡村，经常和小伙伴们跑到漫野里捡树枝和干柴，背回家烧火做饭。那时对炊烟并没有过多留意，直到当兵后离家千里，才不时地想起那连接乡愁的缕缕炊烟。

儿时的农村，家家烧火做饭用的都是那种土灶台。冬日的村庄在落雪和寒风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寂静，连猫和狗似乎也怕冷似的躲着不出来。一场大雪过后，远山近川的树木都穿上了洁白的外衣。白茫茫的世界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家家房顶上那袅袅升起的炊烟。

清晨，霞光涌动，鸟鸣声声。一缕缕晨起的炊烟，或左右飘摇，或直上云霄。那淡淡的美的炊烟，便成了乡村一道别致的风景。父辈们一代又一代在那片红土地上与炊烟相伴，炊烟里蕴藏着他们对朴实生活的期盼和梦想……

乡亲们烧火时，习惯用松毛枝去邻居家引火。饭做熟了，灶膛里不再填柴草，房顶的炊烟就会越来越淡，在晚风的吹拂下，宛如一片着色的云朵悠悠飘远。

炊烟是家的方向，每缕炊烟下都对应着一个土灶和一个温暖的家。记得少年时，一到冬天就特别想吃饺子。放学回家的路上，远远望见家的上空升起炊烟，就仿佛看到了热腾腾的饺子在沸水中翻滚，不觉加快了步伐。包饺子时，看着母亲一手拿饺子皮，一手放馅，两手一捏，一个漂亮的饺子就包好了。我既不会擀皮，也不会包馅，但每次都围着母亲忙得不亦乐乎。

煮饺子了，一家人围在土灶旁烧火的烧火，下饺子的下饺子。由于老家的灶台都比较高，这时候，我就会踩到小凳子上，把一锅饺子尽收眼底。看着一个个饺子在锅里上下翻滚，不自觉地咽着口水。饺子快熟时，母亲总会用勺子捞一个出来，用手按一按水饺的“肚子”，确认它熟到几成了。这时，我总会伸手捏住那个饺子，迫不及待地放进嘴里。虽然烫得颠来倒去，甚至没有经过细嚼就囫囵地吞下了肚，但依然觉得那一个饺子才是最香的。

童年的生活越来越远，故乡也越来越遥远。入伍后，每次连队吃饺子，炊事班都会把一盆盆拌好的馅儿分到各班，战友们围坐在桌旁，一边说笑着一边包饺子。包饺子虽然是个“细活儿”，但难不倒舞枪弄炮的手。伴着战友们天南海北的家常话儿，一帘帘饺子很快就热热闹闹地包好了。在连队吃饺子会有一种格外的香，那里不只包裹着奉献的青春，还有我们想家的心情。于我而言，那里更潜藏着家的一缕缕炊烟。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对那一个个青瓦红墙的篱笆小院来说，没有炊烟是不完整的。就像春天里没有鲜花，鸟儿没有翅膀，是一种残缺。而那一缕缕炊烟就如同整个村庄的灵魂，有了炊烟，整个村庄才鲜活起来。日出日落，月圆月缺，炊烟就像一场经典的老电影，在农家的屋顶一遍一遍放映着，将农耕生活演绎得恬淡而安适。

只不过，随着新农村建设的稳步推进，土灶台已被岁月淡忘，保留土灶和烟囱的人家已经少之又少。暖暖炊烟，慢慢成了老去的记忆。但那如诗的画面，那如画的炊烟，却永久地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成了最温暖的记忆。

决胜2020

脱贫攻坚，迷彩画卷

大爱高于山

■孙兴维 李昱星

6月的贵州普安，大地一片葱茏。满眼的庄稼，像乡亲们的好日子一样拔节生长。“人民更健康，才能更好地奔小康。”为了这个朴素的念头，从第909医院驻地到普安，这一跨就是2600里山水；这一走就是20个秋冬春夏。如同一只手握紧了另一只手，说不松开真的就没有松开。

在普安县人民医院电子屏上记录着第909医院20年间“对口帮扶”以来的串串足迹，他们往来穿梭，不知疲倦；他们心牵西部，一诺千金。

时钟回拨20年，那时的普安县人民医院，病房低矮、设备陈旧，全院仅有六个科室，每天门诊量40多人次，许多业务都处于空白。

前来帮扶的第909医院领导尽管有心理准备，但眼前的落差实在超出想象。

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们一笔一笔画好“路线图”，一项一项立下“军令状”。全院上下就这样动起来了，采取边“输血”边“造血”模式，逐步完善硬件设施，从根儿上打造技术和人才链条。

不管是输血还是造血，都牵扯到规划、资金、技术等方方面面，他们深知这绝不是“一锤子买卖”，需要一茬连着一茬干，需要一锤接着一锤敲。未来考验的不只是每个人的耐心和恒心，更是责任和使命。

一个月后，小小普安悄然迎来了第909医院骨科专家丁真奇和他带领的医疗队。上午看门诊，下午做手术，晚上开讲座。一行人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劳顿，病人一个接着一个，手术一台连着一台。断肢再植、脚踝畸形修复，下肢内翻矫正……让县人民医院惊奇的是自打专家和医疗队来到普安，县人民医院仅一个月的手术量，就超过了以往3年的总和。以前冷清的手术室，一时间成了全院最忙碌的地方。原来的疑惑和观望变成了发自内心的感佩，“解放军医疗队是实打实来帮助咱的，这下县人民医院有希望了！”“这样的医疗队多多益善，我们举双手欢迎！”普安县政府、县人民医院领导专门到第909医院致谢，并发出诚挚邀请。

没多久，小小普安再次发生了“震动”：由军内知名专家、硕博士生导师组成的“最强帮扶专家群”，分别由各科室主任带队到达县人民医院。以前从没见过的治疗技术，亲眼见识了；一些疑难杂症或复杂手术，专家们更是耐心地给予现场讲解。每一次手术、每一次医疗查房、每一次疑难病例会诊，专家们都手把手传授技术，面对面分享经验。一年下来，就有近50名医务人员获得了培训机会。

县人民医院重症科主任戈颂依然记得，5年前，她曾到第909医院进修。走进第909医院的重症病区，她深受触动：规范的流程、先进的理念、过硬的技能、严格的制度、高新的设备……她感觉自己像一块吸水的海绵，如饥似渴，恨不得一天当成两天用。进修回来没多久，她就成了医院的“酵母”。

多年前，普安当地一个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多名矿工被严重烧伤，部分患者出现休克，形势十分危急。接到县人民医院打来的求助电话后，第909医院全军烧伤中心原主任郑庆亦立即带领8位专家星夜驰援。医护人员抵达县人民医院后顾不上歇息，马上投入紧张的抢救工作。经过精心治疗，多名患者都平稳地度过了休克期。随后，郑庆亦带着助手又为患者进行精细化植皮，重建人体保护屏障，使被烧伤的矿工全部转危为安。

一次意外的救援，让县人民医院更加感慨：“若是咱也能有像部队医院这样治疗烧伤的优势学科，该多好啊！”

闻言，第909医院再次倾囊相授，安排多个特色专科与县人民医院对口科室结成对子。

这天，普安县人民医院的手术室一片忙碌。第909医院骨科专家沙漠正为一名患者进行双膝关节置换。3个小时后，随着最后一针顺利缝合，手术获得成功。

53岁的患者老李上有老、下有小，是家里的“顶梁柱”。由于长期在山区劳作，两年前患上了骨关节炎，造成两膝关节损坏，不但自己不能下地劳动，生活上还要妻子伺候，把全家都拖累了。年初，他听说县人民医院有军队专家支援，做个手术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便忙不迭地前来就诊。手术3天后，当沙漠医生让他下病床试着行走时，他一下子愣住了，这么快就可以下地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护士的搀扶下，他颤巍巍地迈开脚步后，这个50多岁的汉子竟如孩子般泪流满面，自己终于站起来了，又能像正常人一样下田干活了，他激动地声称：是亲人解放军让他获得了“重生”。

春雨滋润，润物无声。2011年，普安县人民医院顺利通过贵州省等级医院评审，一跃成为二甲综合性医院。去年，第909医院又与普安县人民医院开设了网络门诊，先后有40多位知名专家通过远程视频，开展业务教学、疑难杂症会诊和手术指导，实现了技术指导“全天候”。普安县人民医院的一些特色科室在不断发展壮大，相继成为当地知名的学科。

普安县不仅海拔较高，而且山高路险。这里居住着布依族、苗族、回族、白族、侗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当地百姓下地劳作经常要走山路，春播秋收时常要手搬肩扛，关节病较多，许多人因关节疼痛不能行走、劳作。一人患病，全家受困。“关爱西部关节行”活动，军地两家医院已连续开展7年，通过人工关节置换，让千余名患者得到了康复。

第909医院医务工作者们还主动下乡巡诊，多次深入普安县的江西坡、盘水、青山等10多个乡镇和100多个山村，为当地群众宣传防病知识、普及卫生常识，行程达6000多公里，为3500余人进行了体检和义诊。

近年来，第909医院加大了医疗扶贫攻坚力度，为县人民医院培养、储备了一批青年骨干，其中39人成为科室主任、副主任，26人成为专科医疗骨干……这一组组挺拔的“量柱”如同红色火焰，映射着普安县人民医院快速发展的轨迹。

普安县人民医院院长刘江说，第909医院20年来手牵手、心贴心的帮带，不但全面促进了县人民医院建设发展，更造福了西部万千患者。这份深厚而执着的爱，真比山高，比路长……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霜花挂在枪刺上

■程 勇

这种情况更多是在夜晚
在哨所堑壕后面的小山包上
气温骤然降低，灯盏熄灭
升起的孤寒掠过心的版图

我紧紧抓住枪的背带
月明星稀，地平线举起手掌
将石头和沙粒、云朵和种子
以及前方的雪山一一托起
刺刀则慢慢伸展出耀眼的光芒

一个点缀，形成一种意境
这是高地上的痴心追随者
它用忠诚丈量寒夜的长度
清晨，它的灵魂会被太阳收回

洞仙歌·长剑倚天

■葛建亚

倚天长剑，国强当依仗。四十年前凯歌壮。震军威、一扫胡马狼烟，中华梦，从此非为虚妄。

回眸堪笑慰，有幸随征，蹈海临洋志所向。斩浪劈波行，一往无前，穿赤道、豪情万丈。见霹雳东风破云来，喜雷动欢声，世间传荡。

武装泅渡

■杨文靖 唐奇奇

飞水汹波骇蟠龙，夏雨滂沱浸库东。
十里横流烟雾笼，半掩余晖泅浪中。
披星寂寂衔如索，恶虎睫下敌未明。
巧渡飞身稳求胜，男儿谁肯甘平庸！

边关月

■李禹成

边关月，晨露起白霜，寒轮斜挂。才见白驹铺金路，瞬时黄沙蔽九天。保家卫国不言苦，枯草泥毡扎营盘。敢战善战方止战，苦练兵，深磨剑。

文学作品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40分 印完5时00分